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二百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閏位部

知子　知臣　念良臣

知子

夫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葢父子之間否臧易辨齠齔之際性習已彰若能鑒其神明遺其外飾覸其好丟之意觀以成人之風自邇察遐材將焉遁况夫負英武

之畧應偏閏之位固宜念家國之重審裔嗣之能建為元良付大業而不墜委之國事被讒間以無疑叙諸簡編亦君人之懿德也

吳孫堅為下邳丞時權始生兄策起事江東權嘗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有知名侔於父兄矣每參同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為不及也每請會賓客嘗顧權曰此諸君汝之將也策臨終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决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

舉賢任能各盡其力保江東我不如卿

宋臨川王義慶高祖中弟道憐子也出繼叔父道規後

義慶幼為高祖所知嘗曰此我家豐城也

梁臨川王宏太祖第六子也齊明帝時為桂陽王功曹

吏衡陽王暢有美名為始安王蕭遥光所接及遥光作

亂逼暢入東府高祖在雍州嘗懼諸弟及禍謂南平王

偉曰六弟明於事必先還臺及信至果如高祖策

南平王偉高祖之弟也幼清警好學齊世為晉安王外

兵時高祖為雍州慮天下將亂求迎偉俄聞已入沔高祖欣然謂佐吏曰吾無憂矣

南康王子通理高祖孫也父死服闋見高祖悲泣不自勝高祖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為奇士

陳高祖母弟休先少倜儻有大志梁簡文之在東宫深被知遇太清中既平侯景有事北方乃使休先召募得千餘人為文帝主帥頃之卒高祖之有天下也每稱休先曰此弟若存河雒不足定也

文帝始興昭烈王長子也高祖甚愛之嘗稱此兒吾宗枝英秀也

北齊文宣帝高祖第二子世宗母弟也内雖明敏貌若不足世宗每嗤之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繇可解唯高祖異之謂薛琡曰此兒意識過吾

上黨剛肅王渙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傑俶儻不羣雖在童幼嘗以將畧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

馮翊王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稱曰此吾家千

里駒也爲定州刺史時監王開府王廻䧺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枚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淵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岀送臺使登魏丈舊壇武成使元文遥就州宣勑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爲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輕相間搆曲生眉目於是廻䧺決鞭二百獨孤決杖一百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沈審寛恕帝曰此兒我鳯毛

知臣

夫有國家者莫不急於選士務在官人詢之以計畫委之以事任故能創業垂統名與功偕傳世祚於後裔著話言於可久者也自東漢之季吳蜀欻起莫不總覽豪傑保守封域當其君臣之分甫定疆埸之事日駭而能審其才用諒其誠明或委之以腹心或仗之以師旅雖讒間之言日至疑似之迹屢彰而任之如初不以屑意其或察其操履悉其素尚苟位未充量姑待以遠期若

名浮於實前知其敗事傳所謂惟君知臣者蓋得之矣縣宋氏而下逮夫梁陳高齊咸奄據一方烝用髦士至於知人善任詔爵物官盡臣下之心悉忠讜之分亦皆可述焉

蜀先主初見諸葛亮因屏人語而稱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君勿復言亮後為丞相

鄧芝為郫邸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為郫令

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

趙雲字子龍先主之敗有人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後為鎮軍將軍

劉巴字子初初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先主曰子初才智絶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

馬謖字幼常以荆州從事從先主入蜀除綿竹成都令越巂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嘗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

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語自晝達夜後謖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為郃所破亮殺謖以謝衆

張飛為車騎將軍領司隷校尉為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所殺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

吳孫策初為豫章太守得太史慈命往豫章安撫士衆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昌門把腕别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

而反策初遣慈也議者紛紜謂慈未可信或云與華子魚州里恐留彼為籌策或疑慈西托黃祖假路還北多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者非也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横之人其心有士模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豫章還議者乃始服慈見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畧才無佗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童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詔書為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史言我以別立部須漢遣眞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但不能諧廬陵鄱陽近自海昏有上繚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於郡耳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乃有兼并之志矣頃之遂定豫章

張昭初為孫策長史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

於昭昭欲默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歎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昭字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大帝初移都建業大會將相文武特謂嚴峻曰孤昔歎魯子敬比鄧禹吕子衡方吳漢聞得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峻退席曰臣未解指趣謂肅範受饒褒歎過實大帝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

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矣子敬英爽有殊畧孤始與一語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呂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好奢然以憂公為先不足為損避袁術自歸於兄兄作大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乞為都督辦護修整加之恪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旨趣非孤私之也峻乃服
諸葛瑾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蜀先主東伐吳吳王求和瑾與先主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

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恐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暫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羣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内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先主相聞大帝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此語頗流聞於外陸遜表保明瑾無此宜以散其意大帝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

亮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與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子瑜即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意至輙封來表以示子瑜便知卿意

魯肅初為中護軍周瑜所薦才宜佐時大帝見肅甚悦之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云肅年少麤踈未可用大帝不以為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

雜物富擬其舊

潘濬字承明為太常時濬姨兄零陵蔣琬為蜀大將軍或有間濬於武陵太守衛旍者云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有自托之計旍以啓大帝大帝曰承明不為此也即封於表以示於濬而召旍還免官

是儀為侍中時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大帝歎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

為儀後為尚書僕射儀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
施惠為屋舍才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大帝出望見
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大帝曰儀儉必
非也問果佗家其見知信如此
宋高祖初為晉太尉時或薦王鎮惡於高祖時鎮惡為
天門臨澧令即遣召之旣至與語甚異焉因留宿明旦
謂左右曰鎮惡王猛之孫所謂將門有將也即以為青
州治中從事史行參中軍太尉軍事署前部功曹

朱齡石為寧遠將軍寧蠻護西陽太守高祖伐蜀將謀元帥而難其人乃舉齡石衆咸謂曰自古平蜀皆雄傑重將齡石資名尚輕慮不克辦諫者甚衆高祖不從乃分大軍之半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也資位在齡石之右亦令受其節度是行亦不淹時一戰克捷衆咸服高祖之知人又美齡石之善於其事

徐羨初為晉大司馬典軍從高祖北征微密有意理為高祖所知蔡廓為豫章太守徵為吏部尚書廓曰我不

能為徐干木署紙尾羨之乃從廓為祠部尚書初高祖甞云竿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干木徐羨之小字

王曇首有識局智度喜愠不見於色太祖鎮江陵曇首自功曹為長史隨府轉鎮西長史高祖甚知之謂太祖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王智有高名高祖甚重之甞云見王智使人思仲祖與劉穆之謀討劉毅而智在焉佗日穆之白高祖伐國重事也公何乃使王智知高祖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

檀道濟為護軍丹陽尹高祖不豫出為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高祖疾甚召太子戒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畧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可以會稽江州處之

孝武初為徐兖二州刺史以崔道固為從事固美形容善舉止便弓馬好武事孝武稍嘉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孝武謂之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為寒士至

老乎而世人以其偏庶便相陵侮可為嘆息
明帝時沈憲少有幹局為駕部郎帝謂憲曰卿廣州刺
史才也
南齊太祖初為宋大將軍輔政以劉懐珍内資未多徵
為都官尚書領前軍以第四子寧朔將軍晃代為豫州
刺史或疑懐珍不受代太祖曰我布衣時懐珍便推懐
投欵況在今日寧當有異晃發經日而疑論不止乃遣
軍主房靈民領百騎追送晃謂靈民曰論者謂懐珍必

有異同我期之有素必不應爾卿是鄉里故遣卿行非
唯衛新亦以迎故也懷珍還仍受相國右司馬
垣崇祖初為宋義陽王道隆征北參軍道隆被誅薛安
都反宋明帝遣沈攸之等討安都安都將裴祖隆引崇
祖共拒戰衆敗與祖隆俱走彭城後魏陷徐州崇祖將
部曲據朐山因遣使歸命時太祖在淮陰崇祖初見太
祖便自比韓信白起咸不信唯太祖獨許之崇祖再拜
奉旨後為豫州刺史後魏遣馬步二十萬寇壽春崇祖

塞肥水築堰為三面之險魏衆集堰南分軍內薄攻小
城崇祖決埭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人馬溺死數千大
衆皆退走太祖謂朝臣曰崇祖許為我制虜果如其言
嘗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
劉繪父皭宋末權貴繪為太祖太尉行參軍太祖見而
嘆曰劉公為不亡也
明帝時西江公遥欣齠齡中便嶷然帝謂江祐曰遥欣
雖幼觀其神彩殊有局幹必成令器未知年命何如耳

安陸昭王緬曰不患其兄弟不富貴但恐緬不及耳言之慘然而悲

裴叔業為右軍將軍東中郎將諮議參軍明帝見而奇之謂之曰卿有如是異相何患不大富貴深宜勉之

梁髙祖為太子中庶子時王約廢錮帝嘗謂約曰卿方富貴必不容久滯屈及帝作輔謂曰我嘗相卿當富貴不言卿今日富貴便當見繇歷侍中左民尚書廷尉

沈約為髙祖驃騎司馬帝將革命令約草其事并諸選

置帝初無所改後召范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群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横可為明識
王國珍為大司馬中兵參軍高祖雅相知賞每歎曰晚代將家子弟有如國珍者少矣
王訓字懐範左僕射暕之子年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高祖目送久之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矣後累遷侍中既拜入見帝從容謂何敬容曰褚彦回年幾為宰相對曰少過三十帝曰今之王訓無謝彦回

張纘字伯緒年十一尚武帝女富陽公主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疎朗神采爽發髙祖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八葉有逮吾者其此子乎

柳慶遠始髙祖為雍州慶遠為別駕帝謂曰昔年公語劉弘卿後當居吾處今相觀亦復如是曽未十年而慶遠督府談者以為逾於魏詠之

元帝初為湘東王鎮荆州以庚曼精為主簿遷中録事每出帝嘗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雖美歸

田鳳清屬桓階賞德標竒未過此子

歐陽頠為臨賀内史元帝承制以為東衡州刺史侯景平元帝遍問朝臣今天下始定極須良才卿各舉所知羣臣未有對者帝曰吾已得人侍中王褒進曰未審為誰帝云歐陽頠公正有兼濟之才恐蕭廣州不為致之乃授武州刺史

陳高祖初為大將軍與諸將醼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為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者也而竝有所短

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收其拙
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
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無全身之道卒皆如言
毛喜為西昌侯記室參軍高祖素知於喜及鎮京口命
喜與高宗俱往江陵仍勑高宗曰汝至西朝可諮稟毛
喜喜與高宗同謁梁元帝即以高宗為領直喜為尚書侍
郎
北齊神武為東魏大丞相謂文襄曰庫狄干鮮卑老公

解律金勅勤老公並性道直終不負汝爾朱渾道元
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賀拔焉過兒樸實無罪
過潘樂本作道人而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
戇宜寛借之彭相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少堪敵侯景
者惟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
委以經畧後紹宗為徐州刺史侯景叛梁武遣其兄子
深明率衆十萬與景犄角紹宗大破之擒深明及其將
帥景遂奔遁

崔譙初為齊神武相府功曹神武稱曰崔譙清直奉公真良佐也

趙隱字彦深初為神武大丞相功曹參軍神武與對坐曾遣造軍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每謂司徒孫騰曰彦深小心恭慎曠古絶倫

斛律金仕東魏為異州刺史神武重其古質每誡文襄曰爾所使多漢兒有讒此人者勿信之及文襄嗣事為肆州刺史

宋遊道在東魏為司州從事神武自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是遊道邪嘗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為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于紫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懐畏慮當使卿位與之相似

文宣嘗幸東宫九卿以上陪集帝指崔昂大尉瑾司馬子瑞謂太子曰此是國家柱石可宜記之未幾復侍醼

金鳳臺帝歷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

念良臣

夫琴瑟是聽君子有志義之思卿佐或虧元首有股肱之痛君臣之道不亦重乎粤若天歴餘分鼎峙立國宋齊而下互專霸業必有良士勤宣令圖或經武以著能或綿俗而底績及夫守節死義先時物故竭誠率職奄忽淪謝是用震悼上心悲涕斯集形於嗟歎發乎言論

乃至撤去盛食具乃素服託深辭於文誄攄哀興於風什躬設祖奠親臨弔祭易徽名而表行加異數以報功賜予便蕃追叙優渥諒非德侔咸一情敦終始者疇克以當之哉

蜀先主初為荆州牧以漢建安十九年入蜀進圍雒縣軍師中郎將龐統率衆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為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謚曰靖侯

法正有智術先主甚信任之為尚書令護軍將軍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日謚曰翼侯賜子邈爵關内侯

霍峻為梓潼太守裨將軍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酹遂親率羣寮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

吳大帝初為吳侯偏將軍南郡太守周瑜卒時年三十六大帝素服舉哀感慟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流涕曰

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殞命孤何賴哉後大帝稱尊號
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
魯肅字子敬為横江將軍既卒後大帝稱尊號臨壇顧
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常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
淩統為偏將軍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
風卒時年四十九大帝聞之拊牀起坐哀不能自止數
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為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
歲大帝内養於宫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

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

呂範字子衡初為揚州牧勤事奉法大帝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遷大司馬印綬未下疾卒及大帝還都建業過範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

闞澤為太子太傅領中書令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房以簡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

類也及卒大帝痛惜慼悼食不進者數日

呂蒙以擒關羽之功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卒大帝哀痛甚為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勑主者命絶之日皆上還喪事務約大帝聞之益以悲感

朱然為大司馬右軍師氣候分明內行修潔其所文彩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絶人年六十八赤烏十二年卒大帝素服舉哀為之感慟

宋高祖初爲宋公時左僕射劉穆之以晉義熙十三年卒高祖在長安聞之驚慟哀惋者數日及受禪拊牀歎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主在上英彥滿朝穆之雖功著艱難未聞便闕興毀帝笑曰卿不見驥騄乎貴日致千里耳帝後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以佐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謚曰文宣

謝景仁爲左僕射卒高祖親臨哭之甚慟與驃騎將軍

道遜書曰謝景仁殞逝悲痛摧割不能自勝汝聞問悅愕亦不可懷其器體淹冲情寄實重方欲與之共康時務一日至此痛惜兼深往矣柰何當復柰何

文帝時侍中殷景仁卒與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書曰殷僕射疾患少日奄忽不救其識具經遠奉國竭誠周旋繾綣情兼常痛民望國器遇之為難惋歎之深不能已已汝亦同不可言往矣如何

王曇首為侍中卒文帝為之慟中書舍人周赳侍側曰

王家欲衰賢者先殞帝曰直是我家衰耳
孝武帝時司徒劉延孫卒將葬帝詔曰故司徒文穆公延孫居身寒約家素貧虛每念清美良深悽歎葬送資調固當闕乏可賜錢三十萬米千斛
何偃為吏部尚書卒官孝武與顏峻詔曰何偃遂成異世美志長往與之周旋重以姻媾臨哭傷惋良不能已往矣如何宜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本官如故謚曰靖

南齊武帝時征虜將軍假節督青兾二州刺史崔祖思卒帝歎曰我方欲用祖思不幸可惜詔賻錢三萬布五十疋

王儉為中書監薨吏部尚書王晏啓及儉喪武帝答曰儉年德富盛志用方隆豈意暴疾不展救護便為異世奄忽如此痛酷彌深其契闊艱運義重常懷尋言悲切不能自勝

柳世隆為侍中卒武帝勑吏部尚書王晏曰世隆雖抱

疾積有歲年志氣未衰與醫藥有効痊差可期不謂一旦便為異世慟怛之深此何可言

明帝即位初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先是懷慰為齊郡太守太祖手勅褒賞後出監東陽郡為吏民所安

梁髙祖為梁公時給事黄門侍郎陶季直辭疾還鄉里天監初就家拜太中大夫髙祖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

劉沆勤學善屬文為人不自伐不論人長短高祖甚愛其才以為太子洗馬遷中書舍人又為北中郎諮議參軍天監五年卒官年三十高祖甚傷惜焉

任昉為新安太守為政清省吏民便之視事朞歲卒於官舍時年四十九高祖聞問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嘗恐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即日舉哀哭之甚慟

孔休源為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中大通四年遘疾卒

高祖為之流涕顧謂謝舉曰孔休源奉職清忠當官亮直方欲共康治道以隆王化奄至殞没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彊直當今罕有臣竊為陛下惜之

鄭紹叔為左將軍散騎常侍卒後高祖嘗潸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則稱君過則歸己當今無比其見賞惜如此

元帝初為湘東王時都督雍梁等州軍事平北將軍張纘為杜岸所執送岳陽王詧詧敗為防人所害帝承制

贈侍中衛將軍開府謚簡憲公纉有鑒識自見帝便推誠委結及帝即位追思之嘗為詩其序曰簡憲之為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徳何日忘之

後梁明帝天保十四年尚書令王操卒帝舉哀於朝堂流涕謂其羣臣曰天不使吾平蕩江表何奪吾賢相之速也及薨親祖於瓦棺門贈司空

陳髙祖永定三年五月北江州刺史熊曇朗殺都督周

文育舉兵反及文育之柩至自建昌高祖素服哭於朝堂甚哀

北齊高祖至冀州追憶故刺史封隆之顧謂冀州行事司馬子如曰封公積德履仁體通性達自出納軍國垂二十年契濶艱虞始終如一其忠信可憑方以後事託之何期報善無徵奄從物化言念忠賢良可痛惜為之流涕令叅軍宋仲羨以太牢就祭焉

孫搴為散騎常侍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搴飲酒醉甚

而卒時年五十三高祖親臨之子如叩頭請罪帝曰折我右臂仰覔好替還我子如舉魏收李式舉陳元康以繼搴焉

武成帝天統初祕書監張耀奏事遇疾仆於御下臨視呼數聲不應帝泣曰何失我良臣也旬日卒時年六十三詔稱耀忠貞平直温恭廉慎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燕州刺史謚曰簡

梁太祖開平四年五月魏博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

鄴王羅紹威薨帝哀慟曰天不使我一海内何奪忠臣之速也詔贈尚書令

欽定四庫全書

册府元龜卷二百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閏位部

巡幸　畋遊

巡幸

夫巡狩之儀載乎虞典遊豫之度存諸夏諺蓋所以覲羣后省風俗鳴鑾案節清道而行卜日惟吉歸格藝祖慶賜浹洽衆庶歡康斯先王展義之道也若夫秦政之

幸回中登之罘駐彭城臨碣石致禱以出周鼎命使而求羡門侈心未窮海内稱亂固足為後王之戒也洎吳蜀宋齊而下亦或舉時廵之制稽設敎之義或脩謁陵寢或歷覧故宫或宴衎以示慈或肆赦而施恵以至耆艾加粟帛之賜孝悌有旌賞之命布在方册可舉而言矣

秦始皇二十七年廵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回中在北地臣欽若等曰自此以下不書月者皆史書闕文又云始皇廵河内自以武德定天下置武德縣

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泰山封禪既畢於是乃竝渤海以東過黃腄（東萊有黃縣腄縣）窮成山登之罘（之罘山在腄縣）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琊大樂之留三月徙黔首三萬户琅琊臺下（越王勾踐嘗治琅琊縣起臺館）復十二歲作琅琊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

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
時動事是維皇帝正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
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
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
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
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
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
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

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户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
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葢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
其宇惟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
琊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城侯趙
亥倫侯昌武侯成臣欽若等曰史失姓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
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
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
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

為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殁諸侯背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帝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

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帝自南郡繇武關歸武關秦南關通南陽

在析西北七十里弘農界

二十九年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河南陽武縣有博浪沙為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其辭曰臣欽若等曰此辭三句為韻碣石會稽同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炤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

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宇宇宙縣赤縣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照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菑害絶息永偃武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

威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絶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琅琊道上黨入道從也三十二年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古仙人也高誓刻碣石一作盟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復一作憂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隳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

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竝來田久一作分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

三十五年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左丞相李斯從少子胡亥愛慕請從帝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嶷山

浮江下觀藉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水波惡乃西二百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廵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首一作道）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

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至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竝通善否在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省一作非）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絜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

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埀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丹陽有江乘縣竝海上北至琅邪

二世元年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廵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廵行即見弱無以臣畜天下其年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竝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傍著大臣從者名以彰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

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姓馮）大夫臣德（失姓）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

蜀後主建興十四年四月後主至湔登觀阪看汶水之流日還成都

吳後主孫皓寶鼎三年九月出東關

宋文帝元嘉十四年二月乙卯行幸丹徒謁京陵三月丁亥還宮

二十六年二月己亥陸道幸丹徒謁京陵五月丙寅水路發丹徒壬午至京師

孝武帝大明五年九月丁卯行幸琅邪郡囚繫悉原遣

臣欽若等曰本紀不書還宫

七年二月甲寅廵南豫南兗二州丁巳較獵于歴陽之烏江縣己未登烏江縣六合山壬申還宫

九月戊子詔曰昔周王騁跡實窮四溟漢帝鸞軨夙徧五嶽皆以上對幽靈下理民土自天昌替馭臨宫創圖

禮代天爵世貿興毀皇家造宋日月重光璇璣得序五星順命而戎車歲動陳詩義闕朕聿奉三無奄一天下思盡寶戒之規以塞謀危之路當順時省方觀察風俗外詳考舊典以副側席之懷

十月戊申廵南豫州乃下詔曰朕廵幸所經先見百年者及孤寡老疾竝賜粟帛獄繫刑罪竝親聽訟其士庶或怨鬱危滯受抑吏司或隱約潔立負擯州里皆聽進朕前面自陳訴若忠信孝義力田殖穀一介之能一藝

之美悉加旌賞雖秋澤頻降而夏旱嬰弊可即開倉并
加賑賜癸丑行幸江寧縣丙寅詔曰賞慶刑威奄國彝
軌黜幽升明闢寓常憲故採言聆風式觀侈質貶爵加
地於是乎在今類帝宜社親廵江甸因覲嶽守躬求民
瘼思弘明試之典以申考績之義行幸所經莅民之職
功宣於德即加甄賞若廢務亂民隨𠎝議罰二者詳察
以聞
十二月丙午行幸歷陽癸亥至自歷陽

前廢帝景和元年九月癸巳幸湖熟奏鼓吹戊戌還宫

南齊武帝永明七年六月丁亥幸琅琊

梁高祖大同十年三月甲午幸蘭陵謁建寧陵至修陵巳

酉幸京口城北固樓改名北顧庚戌幸迴賓亭宴帝鄉

故老及所經近縣奉迎候者數千人各賚錢二千

陳高祖永定二年五月辛酉幸大莊嚴寺

宣帝太建四年十二月甲辰幸樂遊苑

後主至德三年十一月辛巳幸長干寺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二月庚午如晉陽拜辭山陵是日皇太子入居凉風臺監揔國事十月己卯備法駕御金輅入晉陽宫朝皇太后於内殿十二月辛丑至自晉陽二年正月甲戌帝汎舟於東城

九月癸巳帝如趙定二州因如晉陽

三年六月丁未至自晉陽乙卯如晉陽

九月辛卯自并州幸離石十二月壬子還宫戊午如晉陽

四年四月戊戌帝還宫

五年八月丁丑帝幸晉陽十二月庚申北廵至達速嶺覽山川險要將起長城

六年三月丙申至自晉陽

四月庚申帝如晉陽五月庚寅至自晉陽

六月丁卯如晉陽壬申親討茹茹七月壬辰還晉陽

九月乙卯至自晉陽

十月辛亥如晉陽

七年正月甲辰至自晉陽於鄴城西馬射大集衆庶而觀之

八月庚申如晉陽

九年三月丁酉至自晉陽

六月乙丑自晉陽北巡己巳至祁連池戊寅還晉陽

八月乙丑至自晉陽甲戌如晉陽十一月甲午至自晉陽

十年正月甲寅如遼陽甘露寺三月丙辰至自遼陽

九月已已如晋陽十月晏駕于晋陽臺

武成帝河清元年十月癸亥行幸晋陽十二月丙辰至自晋陽

四年正月行幸晋陽四月傳位於皇太子改元天統稱太上皇

十一月至自晋陽

後主天統元年十二月壬戌太上皇帝幸晋陽丁卯帝至自晋陽

二年正月庚子行幸晉陽二月庚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

八月太上皇帝幸晉陽

三年正月壬辰太上皇帝至自晉陽

九月丁巳太上皇帝幸晉陽十一月癸未至自晉陽

四年四月辛巳太上皇帝幸晉陽五月壬戌至自晉陽

五年三月行幸晉陽四月乙丑至自晉陽

武平元年八月辛卯行幸晉陽十二月丁亥至自晉陽

二年八月己亥行幸晉陽十月己亥至自晉陽
三年八月癸巳行幸晉陽臣欽若等曰本紀不書至自
四年二月丁巳行幸晉陽三月庚辰至自晉陽
十月癸卯行幸晉陽
五年二月乙未至自晉陽辛丑行幸晉陽丁未至自晉陽
八月癸卯行幸晉陽
六年正月乙亥至自晉陽

七月甲戌行幸晉陽
十年正月癸卯至自晉陽
梁太祖開平元年十月帝以用軍未暇西幸文武百官等久居東京漸及疑訝令就便各許歸長安只留宰臣韓建薛貽矩翰林學士張策韋郊杜曉中書舍人封舜卿張衮并左右御史司天監宗正寺兼要當諸司節級外其宰臣張文蔚已下文武百官竝先於西京祇候
二年二月帝以上黨未收因議撫巡便住西都赴郊禋

之禮乃下令曉告中外取三月一日離東京以宰臣韓建權判建昌宫事兵部侍郎姚洎為鹵簿使開封尹博王友文為東都留守三月壬申帝親統六軍巡幸澤潞是日寅時車駕西幸宰臣并要切司局皆扈從晚次中牟丙申招討使劉知俊上章請車駕還東京葢小郡湫隘非久駐蹕之所達覽帝俞其請四月丙午車駕離澤州丁未駐蹕於懷州宴宰臣文武百官辛亥至鄭州壬子幸東京丙寅車駕幸繁臺觀稼

七月甲戌大霖雨陂澤泛溢頗傷稼穡帝幸右天武軍河亭觀水

九月丙子太原軍臣欽若等曰即後唐太宗也出陰地關南牧寇掠郡縣晉絳有備帝慮諸將翫寇乃下詔親議廵幸命有司備行丁丑翠華西狩宰臣翰林學士崇政院使金吾仗及諸司要切官皆扈從餘文武百官竝在東京壬午達維陽

帝御文思殿受朝叅許汝孟懷牧守來朝澤州刺史劉

重霸函陳破敵之策癸未西幸宿新安丙戌至陝州駐
蹕蒲雍同華牧守皆進鎧甲騎馬戈矟食味方物丁亥
錫宴扈從官戊子延州賊軍（臣欽若等曰即祖跋思恭也）寇上平關
又太原軍攻平陽烽火羽書晝夜繼至乙丑六軍統軍
牛存節黄文靖各領所部將士赴行在甲午太原步騎
數萬攻逼晉絳踰旬不克知天軍至乃自焚其寨至夜
而遁十月庚戌至西都丁巳至東都
三年正月甲戌發東都百官扈從次中牟縣乙亥次鄭

州丙子次汜水縣河南尹張宗奭河陽節度使張歸霸
竝來朝戊寅次偃師縣己卯備法駕六軍儀仗入西都
是日御文明殿受朝賀三月辛未詔曰同州邊隅繼有
士衆歸化暫思廵撫兼要指揮今幸蒲陜取九日進發
甲戌車駕發西都百官奉辭于師子門外丁丑次陜州
己卯次觧縣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來奉迎庚辰至河
中府四月丙申朔駐蹕河中壬寅辰時駕廵于朝邑縣
界焦黎店冀王友謙及崇政内諸司使扈從至申時廻

五月癸酉駕三更一點發河中己卯至西京庚戌同州節度使劉知俊據本郡反辛亥駕幸蒲陜夜半發大內

七月癸酉駕幸陜乙亥至自陜文武百官於新安縣奉迎

閏八月己卯幸西苑觀稼

十一月辛丑幸穀水

四年二月乙丑幸甘水亭己丑出光政門至穀水觀麥

四月丙戌幸建春門閱新樓至七里屯觀麥召從官食

于樓河南張昌孫及蒲同主事吏賜物各有差

十一月丁亥朔幸廣王第作樂

五年二月壬戌詔曰東京舊邦久不廵幸宜以今月九日幸東都扈從文武官委中書門下量閑劇處分宰臣上言曰龍興天府久望法駕但陛下始康愈未宜涉寒願少留清蹕從之甲子幸曜村民舍閱農事庚午幸白馬坡

四月丁卯幸龍門召宰臣學士金吾上將軍侍宴于廣

化寺
乾化五年五月癸巳觀稼于伊水登建春門幸會節坊
張宗奭私第臨亭臯視物色賞賜甚厚
七月帝不豫稍厭秋暑自辛丑幸會節坊張宗奭私第
宰臣視事於歸仁亭子崇政使内諸司及翰林院竝止
於河南令廨署至甲辰復歸大内
八月戊辰幸故上陽宫至于榆林觀稼
九月庚子親御六師次于河陽臣欽若等曰事具閏位親征門甲辰至

于衡州乙巳至于宜溝幸民劉達墅丙午至湘州十月辛亥朔駐蹕于湘州宰臣泊文武從官並詣行宫起居户部郎中孔昌序齎留都百官冬朔起居表至自西京諸道節度使刺史諸藩府留後各以冬朔起居表來上制以鄆王友珪充控鶴指揮使諸軍都虞候閤贇為御營使甲寅將以其夕幸魏縣命閤門使李郁報宰臣兼勅内外丙寅夜車駕發軔于都署乙卯次洹水丙辰至魏縣戊辰幸邑西之白龍潭潭水亘千尺許涉南北五之

一馬風瀾岸卉遼然有江湖之狀潭之北立神祠前亭弘敞下值波際帝登臨凝覽宸旨舒悅即命丞相與翰林六學士侍膳于左右又命漁艇數十以釣網進觀其漁焉俄頃間洪纖尾鬣所得無筭復有得大白魚長六七尺者來獻珠眸雪鱗厥狀甚異帝諦視已乃命近貴復之中流名其潭曰萬歲漁人等咸優錫遣之

十一月辛巳朔上駐蹕魏縣從官自丞相而下竝詣行宮起居留都文武百官及諸道節度使防禦使刺史諸

藩府留後各奉表起居壬午帝以邊事稍息宣命還京師車駕發自行闕夕次洹水縣癸未次内黄縣甲申至黎陽縣乙酉命從官丞相而下宴于行次丁亥次衛州戊子晨次新鄉夕止獲嘉己丑次武陟庚寅次温縣辛卯次孟州留都文武官左僕射楊涉洎孟州守李周彝等皆匍匐東郊迎拜其文武官竝令先還壬辰詰旦離孟州晚至都六軍以天兵御仗分列前導煌煌焉濟濟焉昔所未覩也都人士女洎耆老等懽噪阡陌太祖御五

鳳樓受百辟稱賀畢還宫

二年二月壬戌帝將廵按北境中外戒嚴詔以河南尹守中書令判六軍事張宗奭為大内留守中書門下奏差定文武官領務尤切宜扈駕者三十八人詔工部尚書李皎左散騎常侍孫隲左諫議大夫張衍兵部侍郎劉邈兵部郎中張儁光禄少卿盧秉彞竝令扈蹕甲子發自雒師夕次河陽乙丑次温縣丙寅次武陟懷州刺史段明遠迎拜于境上其内外所備咸豐霈焉丁卯次

獲嘉戊辰次衛州之新鄉己巳晨發衛州夕止淇門內衙

十將使以十指揮兵士至于行在辛未駐蹕黎陽癸酉

發自黎陽夕次內黄縣甲戌次昌樂縣丁丑次于永濟

縣青州節度使賀德倫奏統領兵士赴歴亭軍前戊寅

至貝州命四丞相及學士李琪盧文度知制誥賞賫等

十五人扈從其左常侍韋戩等二十三人止焉己卯發

自貝州夕駐于野落三月庚辰朔次于棗彊縣之西縣

丙戌鎮定諸軍招討使楊師厚奏下棗彊縣車駕即日

疾馳南還丁亥復至貝州庚寅楊師厚與副招討李周彝等准詔來朝乙巳發貝州夕次臨清縣丙午次永濟縣丁未至魏州四月己酉幸魏州金波亭賜宴宰臣文武官及六學士丁巳發魏州夕次昌樂戊午次内黄縣己未次黎陽駐馬乙丑發自黎陽夕次滑州將吏耆老竝於州之南津懽噪迎拜本州節度使進馬十匹銀器一千兩備宴錢二千貫丙寅離滑州夕次常樂頓丁卯次長垣縣戊辰次封丘縣己巳至東京開封尹博王友

文揔留都文武奉迎于北郊帝入自含耀門綵繡連延照耀阡陌都人士女闐咽歡呼是月戊寅車駕發自東京夕次中牟縣五月己卯朔從官文武自丞相而下並詣行殿起居親王及諸道藩帥咸奉表來上庚辰發自鄭州至滎陽縣河南尹魏王宗奭望塵迎拜河陽留後邵贊懐州刺史段明遠等邐迤來迎夕次汜水縣帝召魏王宗奭入對便於御前賜食數刻乃退壬午駐蹕于汜水宰臣河南尹六學士並於内殿起居勑以建昌宫

事委宰臣于兢領之癸未帝發自汜水宣令邵賛段明遠各歸所理午憩任村頓夕次孝義宫留都文武禮部尚書孔續而下道左迎拜次偃師甲申至都文武官奉迎於東郊

畋遊

王者蒐狩以時所以除田害講武事也故易著三驅之旨禮有五戎之習焉雖復餘閏亦存憲度其或順肅殺之令修弋獵之事不失乎禮故可尚也乃有射猛虎以

為樂眷胡雉而縱心暴殄是期盤游靡戒以至乎荒志驕氣移其龜玉者不為不幸也

吳大帝初為吳侯親乗馬射虎於庱亭馬為虎所傷帝投以雙戟虎却廢嘗從張世擊以戈獲之帝毎畋獵常乗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鞌張昭為軍師變色而言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賢豈謂馳逐於原野較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帝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逺以此慙君然猶

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為方目開不罝蓋一人為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群之獸輒復犯車而帝每手擊以為樂

又帝數射雉少府潘濬諫由是遂絶

景帝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于宣武場三月較獵

孝武帝大明七年二月南廵丁巳較獵于歷陽之烏江十月廵南豫已巳較獵於姑熟

明帝泰始七年二月於巖山射雉帝嘗射雉至日中無所得甚羞召問侍臣吾旦來如臯遂空行可笑座者莫答褚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侍宸駕游豫肆情便可載騑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又云有雉不肯入場日暮將反令晉平王休祐射之語曰不得雉勿歸休祐從在黄麾内便馳帝遣左右數人隨之因遣壽寂之等追及逼拉休祐

南齊武帝永明末將射雉竟陵王子良諫之見宗室忠諫門

東昏侯在位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

陳後主禎明二年十月辛莫府山大較獵

東魏孝靜興和三年十月癸亥狩于西山十一月戊寅還宮

武定元年正月己巳蒐于西山癸酉還宮

十一月甲午狩于西山乙巳還宮

北齊文宣帝天保四年正月丙子山畨圍離石戊寅帝討之未至畨已逃竄因循三雉大狩而歸

五月庚午較獵于林慮山戊子還宮

後主天統元年十二月庚戌太上皇狩于北郊壬子狩于南郊乙卯狩于西郊

武平四年九月較獵于鄴東

七年十月大狩于祁連池

梁太祖開平二年十二月癸丑獵畋于含耀門外

三年十一月丙申畋于上東門外

十二月乙丑臘較獵于甘泉驛

四年十一月己亥畋于伊水
乾化元年十二月癸酉臘假詔諸王與河南尹左右金吾六統軍等較獵于近苑

冊府元龜卷二百五

冊府元龜卷二百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閏位部

禮賢　好善　奬善　養老

禮賢

古之王者歳三月聘名士禮賢者故書云任官惟賢材又云野無遺賢𨗳賢者霸王之器邦國之寶也自秦逮梁宋雖運居偏閏而皆建邦啓土制敵庇民乃有豊王

帛之數備弓旌之禮博求遺逸物色儁良至或同篚而
命食枉駕而降顧異厥體貌厚其廩賜或高蹈辭聘桂
組長往則惠以書問贈之風什故人盡其用士獻其謀
白駒無空谷之悲鳴鶴絶在陰之嘆克祚其國用康厥
政何莫繇斯道焉

秦始皇帝初為秦王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
曰秦王為人蜂準蜂一作隆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
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

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因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

蜀先主初為平原相時郡民劉平結客刺先主先主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狀語之而去是時人民饑饉屯聚鈔暴先主外禦寇難内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衆多歸焉

諸葛亮字孔明隱居南陽時先主初屯新野徐庶謂之曰諸葛亮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

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繇是先主詣亮凡三往乃見以上容禮之

龐統為耒陽令免官諸葛亮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於亮遂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

吳大帝時張紘為會稽東部東尉大帝於羣臣多呼其字唯呼張昭曰張公紘曰東部所以重二人也

張溫字惠恕允之子也少脩節操容貌竒偉大帝聞之

以問公卿曰温當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為人也温當今無輩大帝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徴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大帝改容加禮

潘濬初為劉備從事留典荆州及大帝得荆土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大帝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横哀哽不能自勝大帝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師

彭仲爽申侔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莫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以為治中

是儀為侍中服不精細食不重膳賑贍貧困家無儲畜大帝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嘆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為戚

朱桓領青州牧卒家無餘財大帝賜鹽五千斛以周喪

事子奐嗣

宋高祖即位初召周續之於廬山續之盡室俱下帝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三義辯析精奥稱為名通

孔季恭為左光祿大夫辭官東歸高祖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

文帝元嘉初徵戴顒為散騎常侍不就帝每欲見之謂

黄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廵之日當譙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及卒後文帝起景陽山成歎曰恨不得使戴顒觀之

何尚之為尚書左僕射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見志詔書敦勸文帝又與江夏王義恭詔曰今朝賢無多且羊孟尚不得告謝臣欽若等曰羊玄保孟顗尚之任遇有殊便未宜申許耶義恭答曰尚之清忠貞固歷事唯允雖年在懸車而體獨克壯未能申許下情所同尚之復攝職

沈道處　范泰　王悅之　雷次宗　謝超宗　顧歡

褚伯玉此七事附在卷末

武帝時裴昭明為始安内史及還甚貧罄帝曰裴昭明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人中誰比遷射聲校尉

張緒為常侍中書令緒善言素望甚重高帝時深加敬異車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座遠不聞緒言帝難移緒乃遷僧達以近之永明中為給事中太子詹事每

朝見武帝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也

明帝初為豫州刺史別駕夏侯詳歷事八將州部稱之帝雅相器遇

顧暠之與王思遠友善少孤好學有義行初舉秀才歷官府閤永明末為太子中書舍人兼尚書左丞隆昌初為安西諮議兼著作與思遠並屬文章建武初以疾歸家明帝手詔與思遠曰此人殊可惜就拜中散大夫

梁高祖天監元年詔曰中散大夫范述曾昔在齊世忠直奉主往莅永嘉治身廉約宜加禮秩以厲清操可太中大夫賜絹二十疋述曾初仕齊永嘉太守以中散大夫還鄉里高祖踐祚乃輕舟出詣闕仍辭還東故有是

命

岑之敬為奉車郎年十八預重雲殿法會時高祖親行香熟視之敬曰未幾見兮实而弁兮即日除太學限內

博士

簡文帝初為晉安王時孔休源為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勅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名譽王深相倚仗軍民機務動止詢謀嘗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能預其見禮如此

劉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簡文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没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張孝秀為建安別駕去職歸山居東林寺專精釋典簡文嘗與慧斐書述其貞白云

元帝初為湘東王時以庾承先彊記敏識授法曹參軍

不就因承先講老子帝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深自相賞接留連月餘日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又表薦顧恊曰臣聞貢玉之士歸之潤山論珠之人出於枯岸是以芻蕘之言擇於廊廟者臣府兼記室參軍吳郡顧恊行稱鄉閭學兼文武服膺道素雅量邃遠安貧守靜奉公抗直旁闕知已志不自營年方六十室無妻子臣欲言於官人申其屈滯恊必苦執其貞退立志難奪謂東南之遺寶矣伏惟陛下未明求衣思賢如

渴爰發明詔各舉所知臣識非許郭雖無知人之鑒若
守固無言懼貽蔽賢之咎昔孔愉表韓績之才庾亮薦翟
湯之德臣雖末齒二臣恊實無慚兩士即召拜通直散
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
周弘正為國子博士侯景之亂陷於臺城王僧辯得之
甚喜即日啓元帝帝手書與弘正曰獯醜逆亂寒暑亟
離海内相識零落略盡韓非之智不免秦獄劉歆之學
猶弊亡新音塵不嗣每以耿灼當訪東山而尋子雲望

闕西而求伯起遇有令信力附相聞遲此來郵慰其延佇仍遣使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破賊亦得兩周今古異時足為連類及弘正至禮數甚優朝臣無可與比者授黄門侍郎直侍中省初弘正弟弘直為衡陽内史帝在江陵遺弘直書曰適有都信賢兄博士平安但京師縉紳無不附逆王克己為家臣陸緬身充卒伍唯有周生確乎不拔言及西軍潸淚掩淚嘗思吾至如望歳焉松栢後凋一人而已

陳文帝即位尊重特進左光禄大夫王冲嘗從幸司空徐度宅宴延之帝賜以几杖其見重如此

虞寄為陳寶應所獲寶應誅文帝勑都督章昭達以禮發遣令寄還朝及至日引見謂寄曰管寧無恙其𢢼勞之懷若此

虞荔為太子中庶子領大著作以母卒臺城陷情禮不申終身蔬食布衣有疾文帝數往臨視令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住於蘭

臺乘輿再三臨問手詔中使相望於道又以荔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乃勑曰能敦布素乃當為髙卿年事已多氣力積減方欲仗委良須克壯令給卿魚肉不得固從所執也荔終不從

宣帝時司馬暠初仕梁為太子庶子江陵陷入周大建八年自周還朝帝特降殊禮賞錫有加除宜都王府諮議參軍事

後主時姚察為太子僕射先是察父僧坦入于長安察

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亟問因聘使到江南時祭母帛氏喪制始除帝以祭羸瘠慮加毁頓乃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敕申專加譬抑爾後又遣申宣㫖誡諭曰知哀毁過禮甚用為憂卿煢然一身宗奠是寄毁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以存禮制憂懐既深故有此及尋以忠毅將軍起兼東宫通事舍人祭志在終喪頻有陳讓並抑而不許俄敕知著作郎服闋除給事黄門侍郎領著作祭既累居憂兼齋素日久自免

憂後因加氣疾帝嘗别召見察柴瘠過甚為之動容乃謂察曰朝廷惜卿卿宜自惜既蔬菲歲久可停持長齋又遣度支尚書王璞宣旨重加慰之令從晚食手勅曰卿羸瘠如此齋菲累年不宜一飯有乖將攝若從所示甚為佳也察雖奉此勅而猶敦宿誓

北齊高祖為東魏丞相天平初遷鄴是時詔下三日户四十萬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下非陪從者盡乘驢高祖以黄門侍郎常累清貧特給車牛四乘妻

拏方得達鄴
高昂為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高祖每申令三軍甞鮮卑語昂若在列則為華言昂甞詣相府掌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高祖知而不責

好賢

夫君人者勤於求賢逸於得人故游放之才絶而縶維之詠作矣所以稽五常之本成百官之務若乃招致英儁物色隱淪疇咨之旨惟勤登顯之用靡懈故有體貌

尤異恩寵隆渥參對則喜見顏色言議則事必從允故可以風起飈至猶有四方之傑矣重器斯在國柄必治故史云得士則重失士則輕用斯道者其有功歟

蜀先主東征敗績猇亭之西太守闔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遣漢昌長史馬忠送往先主已還永安見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黄權復得狐篤此為世不乏賢也忠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復姓馬改名忠

吳大帝赤烏中顧譚為左節度雅性亮高不修意氣或

以此望之然權鑒其能見待甚隆數蒙奬賜特見召請

宋文帝元嘉初徵戴顒為通直郎散騎常侍皆不起帝每欲見之嘗謂黄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廵之日當譙戴公山也戴公居黄鵠山

明帝既即位才學之士多蒙引進參侍文籍應對左右

順帝昇明初以司空長史謝朏衛軍長史江斆中書侍郎褚炫武陵王文學劉俁入直省參侍文義號為四友

南齊太祖覇府初開賔客輻輳帝留意簡接虞玩之與

樂安任遐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見遇

張融為中書郎太祖為太尉特竒愛融與融欵接見融甞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即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懐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是吾所著已令裁减稱卿之體并履一量

梁髙祖天監初到沆為征虜主簿帝初臨天下收拔賢俊甚愛其才

徐勉仕齊為領軍長史初與長沙宣武王遊高祖深器
賞之及義兵至京邑勉於新林謁見高祖甚加恩禮使
管書記高祖踐阼拜中書侍郎
周興嗣為給事中興嗣兩手先患風疽是年又染癘疾
左目盲高祖撫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手疏治疽
方以賜之其見惜如此
簡文帝初臨南徐州時陶弘景居積金東澗帝欽其風
素召至後堂與談論數日而去甚敬異之

元帝初為湘東王蕭介為吳令聞介名思共遊處表請為諮議參軍又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及當時才秀為布衣之交帝嘗曰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於義理清轉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

後梁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伏曼容執經曼容素著風采帝嘗以方毾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

陳高祖時虞荔為梁中書舍人領大著作侯景陷臺城逃歸鄉里及張彪之據會稽也荔時在焉張彪平高祖遺荔書曰喪亂已來賢哲彫散君才用有美聲聞許雒當今朝廷惟新廣求英雋豈可棲遲東土獨善其身今令兄子將接出都想必副朝廷虛遲也文帝又以書曰君東南有美聲譽洽聞自應翰飛京許共康時弊而刻迹丘園保茲獨善豈使稱空谷之望也必願便爾俶裝且為出都計唯遲披覯在於茲日迫切之不得已乃應命

至都

宣帝輔政時大著作許亨初為王僧辯從事僧辯死亨抗表請葬之帝以亨貞正有古人之風甚相欽重嘗以師禮事之

後主時司徒左西掾兼東宮學士陸從典丁父憂去職尋起為德教學士固辭不就後主勑留一員以待從典

北齊文宣時顏之推自東來奔帝見而悅之即除奉朝請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盼

獎善

周書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斯樂善之謂也自鼎國三分江表建號受終傳繼歷載三百曷甞不欽尚豪英推奬孝秀崇徳以宣教賞儁以奬善敦尚文雅周旋褒異至於棊奕之工筆札之妙亦皆稱焉斯固菁莪育材之㫖砥石礪世之行將使學文之士研精而不置執藝之流服勤而競勸葢興化美俗之要道歟

吳大帝時朱異為揚武將軍帝與論攻戰辭對稱意帝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異之字快今見之復過所聞

顧譚赤烏中代諸葛恪為左節度譚初踐官府上疏陳事大帝輟食稱善以為過於徐詳

顧承丞相雍之孫也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大帝賜雍書曰貴孫子直子直承字也令聞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為君嘉之拜為騎都尉領羽林兵

宋文帝嘗云天下有五絶而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琴范悦持楷欣遠模書褚胤圍棊徐道度療疾也

垣護之隨到彥之北伐彥之將迴師護之為書諫不納文帝聞而善之以輔江夏王義恭征北行參軍北高平太守

孝武時謝超宗為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運復出

南齊太祖時劉善明爲冠軍將軍沈攸之反善明料其必敗事平太祖召善明還都謂之曰卿策沈攸之雖復張良陳平適如此耳

武帝時王廣之爲前將軍帝見廣之子珍國謂廣之曰珍國應不堪事卿可謂老蚌廣之曰不敢辭

梁武帝時劉孝綽爲廷尉卿坐攜妾入官府免職後帝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引焉及帝爲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帝以孝綽

尤工即日有勑起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後為水部郎帝雅好蟲篆時因宴幸命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賦詩七首帝覽其文篇篇嗟賞繇是朝論改觀焉

張率為司徒掾直文德嘗作待詔賦奏之武帝甚見稱賞手勑答曰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帝乃勑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今為盛

率奉詔往返數首

蕭介博涉經史善屬文初武帝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到蓋左民尚書溉之孫歷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帝覽以示溉曰蓋是才子𩯭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溉連珠曰研磨墨

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蠧

賀琛為臨川王祭酒從事史琛始出都武帝聞其學術召見文徳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世業仍補王國郎俄並太學博士

蕭子雲與其子特俱善草隷武帝嘗謂子雲曰子敬之書不及逸少近見特迹遂逼於卿

江子一起家王國侍郎請啓求觀書秘閣武帝許之有

勑直華林省

羊侃為北伐大將軍武帝製武宴詩四十韻以示侃即

席應詔帝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

魯遺風英賢不絶

江紑幼有孝性年十三父蒨患眼紑侍疾將朞月衣不

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

能解者紑第三叔禄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

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蒨乃因智者啓

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勅荅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飲慧眼水慧眼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為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煑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

王子雲太原人及江夏費昶並為閭里才子昶善為樂府又作鼓吹曲武帝重之勅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

柳惲博物㸔蘭巧辭束帛之賜實惟勸善可賜絹十疋
司馬暠父子産武帝外兄暠年十二丁内艱毁瘠骨立
服闋以姻戚子弟預入問訊帝見暠羸瘦歎息良久謂
其父子産曰昨見羅兒尚奇顦顇使人惻然便是不墜
家風為有子矣羅兒即暠小字也
江揔為尚書殿中郎中武帝撰正言始畢製述懷詩揔
預同此作帝覽揔詩深加嗟賞
虞寄起家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

有雜色寶珠武帝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

元帝時徐陵子儉為尚書金部郎中常侍宴賦詩帝歎賞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焉

陳宣帝時徐孝克為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嘗見其前膳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不能對自是斌以意伺之見孝克取珍果內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更尋訪方知還

以遺母弑以實啓帝帝嗟嘆良久乃勅所司自今宴享
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
後主時姚察為吏部尚書後主所製文筆卷軸甚多乃
別寫一本付察有疑悉令刋定察亦推心奉主事無所
隱後主嘗從容謂朝士曰姚察達學洽聞手筆典裁求
之於古猶難輩匹在於今世足為師範且訪對不休聽
之使人忘倦察每製文筆勅便索本嘗曰我于姚察文
章非唯翫味無已故是哲匠

養老

養老之道三王以前尚矣自皇綱解紐餘分閏位雖乞言孝弟之義不行於庠序而訓恭加惠之典尚及於鄉黨其間以兵威相熾禮用遼簤至於因事存問以時優給假之爵秩畀其服玩亦有國之令猷也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二月車駕巡南豫南兖二州詔歷陽郡高年加以羊酒十二月行幸歷陽郡賜高年帛

南齊武帝永明七年正月詔曰諸大夫年秩隆重禄力

殊薄豈所謂下東惟舊趨橋敬老可增俸詳給見役

明帝建武元年十二月詔曰日者百司耆齒許以自陳

東西二省猶沾微俸辭事私庭榮祿兼謝興言愛老實

有矜懷自今縉紳年及可一遵永明七年以前銓敘之

科先是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淵表百官年登七十者皆

令致仕並窮困私門故有是詔

東魏孝靜帝天平三年十二月遣使者授假老人官百

歲已下各有差

北齊文宣帝天保九年七月給京畿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職及杖帽各有差

孝昭帝皇建元年八月即位大赦改元諸郡國老人各受版職賜黃帽几杖

文帝元嘉初沈道慶吳興武康人仁愛好老易郡州府十二命皆不就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米

范泰元嘉中為侍中領江夏王師文帝以泰先朝舊臣恩禮甚重以有脚疾起居艱難宴見之日特聽乘輿到

坐累陳時事每優禮之

王悦之為黄門郎御史中丞明帝以其廉介賜良田五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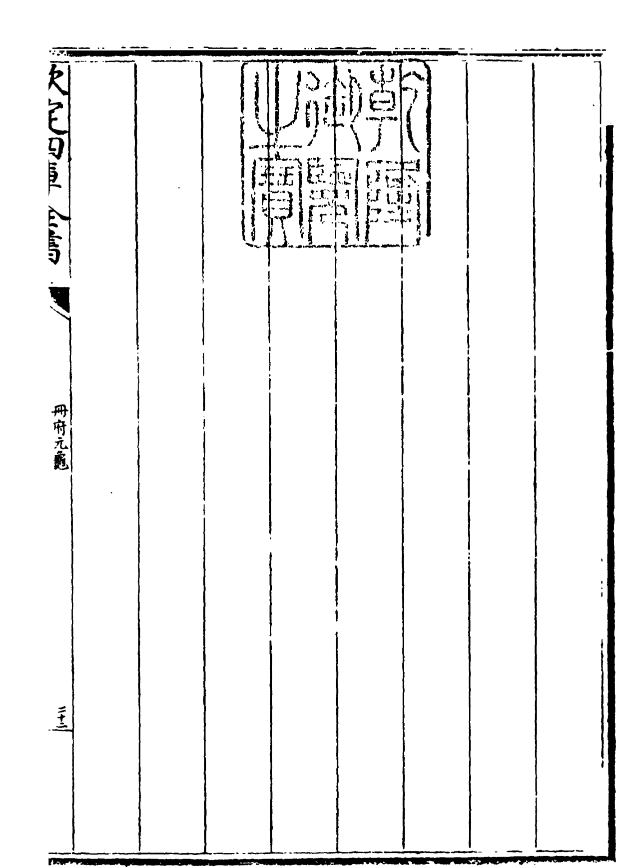
後廢帝元徽中徵廬山隱居雷次宗至京授給事不就而還其後復詔散騎侍郎徵詣京邑為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學

南齊太祖初為領軍時謝超宗為義興太守坐公事免

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煗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甌詞氣横出太祖對之甚歡拔為諮議

顧歡少有高行太祖初徵詣京師及東歸賜以麈尾素琹

褚伯玉隱居剡之瀑布山三十餘年隔絶人物不就徵聘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帝不欲違其志勑於剡中立太平館以居之



冊府元龜卷二百六